

名师课堂观察

编者按

名师的课堂有何特别之处?不同身份的人,站在不同角度,看法都不一样。课程周刊开设“名师课堂观察”栏目,通过名师写名师,让读者在思维的碰撞中感受名师的课堂教学魅力。

这堂数学课让我热泪盈眶

李镇西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宅家期间,我收拾书房,偶然在保存多年的信件中意外地发现了华应龙2000年1月18日的来信。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认识华应龙。他是读了我的《爱心与教育》这本书之后给我来信“请教”的。他当时虽然年仅34岁,却已经评上特级教师两年,但他没有丝毫虚骄之气,字里行间充满谦卑之情。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晃20年过去了,今天的华应龙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更是名满天下的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2019年春天,我邀请华应龙为我主持的名师指导站的教师们上一堂数学课,电话那头的他答应得非常爽快:“行!听您的,大哥。”

当听完华应龙的课,我才真正理解了20年前他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话:“尊重、沟通、欣赏、宽容……”“吸引孩子向我学习,我也真诚地向孩子学习。”

记得那堂课结束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教师热泪盈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堂数学课是怎样走进了“人”(学生和所有听课教师)的心灵!

那堂数学课值得称道之处太多,然而,我并打算大书特书这堂数学课的具体教学过程,而是想讲讲课堂上七个“非数学”的细节。

细节1:谁能代表老师送书

课前聊天时,华老师拿出一本书,告诉学生是准备送给校长的。“但我不想直接送给刘校长,”他说,“我想等这堂课上完后,请今天表现最棒的同学来做书的使者,代表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们的刘校长。”

然后他问孩子们:“你们觉得怎样的表现是最棒的?”

孩子们纷纷回答:“积极发言回答老师问题。”“认真听老师讲课,不在下面说与课堂无关的话。”“不在别人发言时在下面说小话。”“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

华应龙肯定孩子们的说法都很好,然后说:“如果我们订一条规则,进步最大的同学表现最棒,那么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这里,华老师把“进步最大”作为“最棒”的标准,给了每个孩子争取“最棒”的希望。

不过,当时我在心里赞赏华应龙这个细节的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谁来判定哪个孩子这堂课进步最大呢?如果由教师说了算显然不够“民主”,而由孩子说,那他们多半会自信地说“我”“我”“我”……

细节2:念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上课开始,华老师请每个孩子拿出一张白纸,在纸的最上面以一厘米见方的大小写下自己的姓名,他特别强调:“如果是不太常见的字,请注上拼音。”

孩子们开始写了,华老师走到每个孩子面前看,并非常自然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念出他的名字,一个都没有少,一直到站在最后一个孩子的旁边念出他的名字。

这是对每一个孩子的尊重。而且,后来在课堂上,当华老师和孩子们交流时,他一般都能直接说出孩子的姓名。

这种亲切感,是一般公开课上老师说“请这位同学……”“请那位同学……”所远远达不到的。

细节3:“老师也做不出来嘛”

这堂课,华应龙其实就是和学生一起解决一道难题——

徒弟:师父多大了?师父:我在你这年纪时,你才5岁;但到我这年纪时,我就71岁了!请问:徒弟几岁?师父几岁?

他先让学生们思考,听课的教师也一起思考,尽量想出答案。几分钟后,他请有答案的学生举手,举手的人不多。然后华

老师请后面听课的教师中有答案的挥挥手,结果教师还不如学生。

华老师请孩子们转头看教师们举手的情况,说:“看到了吗?孩子们,老师们还不如你们呢!所以现在还没有做出答案的同学,心里不要有压力,老师也做不出来嘛!”看似调侃听课教师,却给每一个孩子,特别是那些可能自卑的孩子以信心。

细节4:“想一想”与“憋一憋”

华老师接着问:“没有做出答案的同学,你是想听同学说,还是想自己再想一想?”

孩子们说:“我们自己再想一想。”华老师当即表扬:“自己想一想,真好!”

这里,让学生选择,其实就是把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然后华老师又问一名有答案的同学:“你能憋住不说?”

那个孩子说:“能!”华老师说:“太好了!孩子们,有科学研究表明,能憋住不说的孩子,将来更有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有他人。他知道学习不是一两个优秀的人表演的机会,是大家一起思考,一起进步。”

在这里,无论是让没答案的孩子“自己再想一想”,还是让有答案的孩子“憋住不说”,都是对每一个孩子思考权利的尊重。

在一些教师的眼里,一堂公开课成功的标志,就是学生“发言踊跃”。而一个班,怎么都会有几个聪明孩子担任“发言积极分子”,他们的“热闹”撑起了一堂课的成功,但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思维权利却被剥夺了。相比之下,华应龙提倡孩子们“想一想”,同时要求个别反应敏捷的孩子“憋一憋”,就显出了他不同于一般教师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其实,这与其说是课堂技巧,不如说是他发自内心的对每一个孩子的尊重。

细节5:投石问路

讲到这道题,华老师很得意地说:“我有8种解法可以告诉你们,但是我不说,我只给你们我的‘祖传秘方’。”

面对孩子们疑惑而渴求的眼神,华老师把他所谓的“祖传秘方”写在了黑板上——“投石问路”。

然后通过和孩子们讨论这个成语的含义,教给孩子们方法:试探。

事实上,整个一堂课,华老师没有跟学生们说如何解开这道题,而是从这个细节

出发,开始带着孩子们试探。

包括,孩子们“投石”(试探)后的互相交流,也不说做题,而是交流“投石”。

试探过程中,孩子们的兴趣被唤醒,思维被点燃,智慧被激发……

细节6:“发现了的同学不要举手”

华老师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投石问路”,“投石”的目的是为了“问路”,关键是“问”,即“发现”,发现规律。

华老师问:“同学们发现了什么呢?”立刻有不少同学举手。

华老师说:“这样,发现了的同学不要举手,你们把大拇指放在胸前我就知道了。没发现的同学,继续抓紧时间发现。”

这个细节让我怦然心动。维护每一个孩子的尊严比教给每一个学生知识更重要。

一个发言的孩子滔滔不绝地说他的思考结果:“这说明这三个年龄差都是一样的,那就可以求出……”孩子的精彩发言即将把课堂推向高潮,可华老师突然拍拍他的肩,手指竖在嘴唇间:“不说了,不说了!”

然后问全班同学:“大家发现了什么?”同学们点头,说:“发现了。”

“快做,快做!”华老师说。“不说了”,是为了把思考的机会给每一个学生。

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华老师让孩子“憋一憋”的智慧。

细节7:谁表现最棒

课上完了,华老师提起了课前那个问题:“这堂课你们认为谁表现最棒?”

好几个学生居然说:“老师您表现最棒!”华老师幽默地说:“我觉得说我表现棒的同学是在批评我,因为我对我校老师说过,上课如果老师表现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应该看到同学们表现棒才行。”

这里,看似诙谐的一句话,却揭示了课堂教学的真谛:课堂的主人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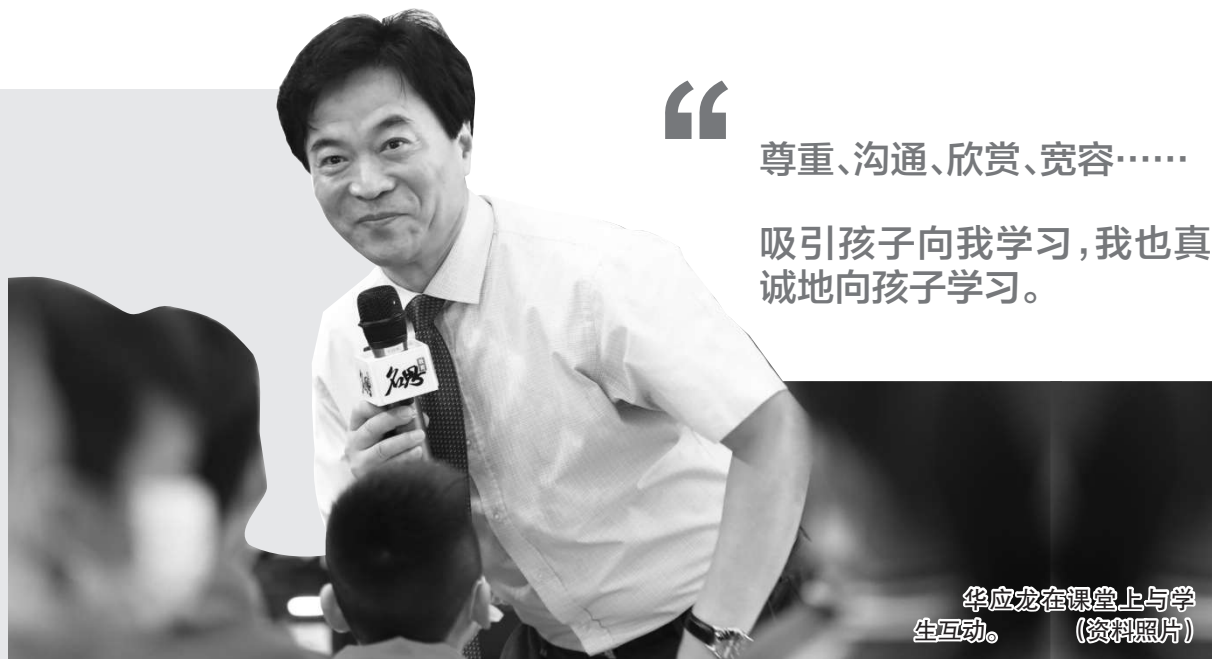
许多孩子都说出一个名字:“杨一博。”如此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学生名字,让当时听课的我有些惊讶。

其实,凭着华应龙在课堂上与孩子们的互动,他完全可以直接推出某个表现突出的孩子,其他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第一,他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而不是自己独裁;第二,已经公开的“最棒”唯一标准是“进步最大”,而这是一个比较的维度,孤立地看这堂课的表现是无法判断“进步最大”的,所以,只能由长期一起生活学习的孩子们来决定;第三,更关键的是,华老师让孩子们推出这个最棒的同学,就是想让

尊重、沟通、欣赏、宽容……

吸引孩子向我学习,我也真诚地向孩子学习。



华应龙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资料照片)

这个孩子感到,荣誉不是教师个人的表扬,而是来自全班同学的集体称赞。

这些“非数学”因素才是这堂课的精髓。

果然,华老师没有满足于同学们一致说出的名字“杨一博”,而是问大家:“杨一博为什么表现最棒?”

一个男孩说:“他进步最大,因为平时他是学不懂的,今天的课堂上他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了。”

几乎全班孩子都为这个同学的发言鼓掌,当然也是为杨一博鼓掌。

华老师走到杨一博的面前,问:“一博,你的感觉呢?”

杨一博站起来,说:“我今天感觉很兴奋!”华老师拍着他的肩:“孩子,真棒!”

可华老师继续问:“有不同意见吗?还有没有其他表现更棒的同学吗?”

一个女孩举手了:“我觉得还是杨一博最棒!他平时不怎么爱听课,就搞小动作,比如转笔啊,可他今天听课特别特别地认真!”

掌声又响起来了。华老师问:“大家都觉得杨一博有进步吗?觉得杨一博有进步的同学,请把举手起来!”

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把举手举起来了。华老师动情地对杨一博说:“一博,大家都为你举了!”

全场的掌声再次响起。那一刻,华老师的眼睛湿润了。

在这里,华应龙表现出高超的教育艺术。如林的手臂给杨一博一种视觉冲击,而热烈的掌声又冲撞着他的耳膜,更冲撞着他的心灵——这不仅仅是来自教师一个人的鼓励,而是来自整个集体的褒奖!

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尊严,今后将给这个平时并不出众的孩子注入怎样的成长的力量?

“来,一博!”讲台上的华老师双手郑重地把赠书交到杨一博手里,杨一博双手接过华老师的书,以同样庄重的仪态一步一步走到后面,双手送给刘校长。刘校长起立迎接,接过书后,用手亲切地摸摸杨一博的头。

整个过程只有十来秒钟,却充满仪式感,但这种仪式感绝无事前排练。一切都是真情流露,水到渠成。

课后,我的名师指导站的几位老师告诉我:“当孩子走向校长把书送给校长时,我们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是什么让师生融为一体

李镇西

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教育者情感投入的“主观性”。一位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实验时,需要自己和实验对象保持距离,以严肃理性的态度对待实验对象,从事科学实验。但教育则不然,教育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教育者必须带着思想也带着感情尽可能走进学生的心灵深处。换句话说,只有当师生彼此相融、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心跳,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脉搏时,教育才能真正发生。

华应龙老师从上课的第一秒起,就把自己的心融入了学生的内心。因为在他的教育观念里,更多的关注不是因果,不是规律、不是物性,而是价值、是精神、是人性。

华应龙老师这堂数学课再次证明,真正的教学过程,从来就不是师生之间单向的“我讲你听”“我说你练”的程式化的“机械

操作”,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双方都不是冷冰冰的“程序载体”,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准确地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或者说已经融为一体。

我再次想起20年前华应龙给我来信中的话:“尊重、沟通、欣赏、宽容,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

这节课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写照。若干年后,这堂课的孩子们也许会忘记了那道题目中“师父”多少岁、“徒弟”多少岁,可他们会记住如何“投石问路”,如何“憋住不说”,如何“错着错着就对了”。杨一博还会记住同学们为自己举起的手臂,记住大家为自己喝彩的掌声,记住老师温情的鼓励,记住校长摸自己脑袋那温暖的手掌……

中小学教师该不该做教研工作?中小学教师做教研的话,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中小学教师和学校管理者。

从清华附中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我认为做教研是让新教师迅速掌握教育教学规律、熟悉课堂教学、站稳讲台的好方法,也是让教师个人及学校的教师团队快速成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好途径。对中小学教师而言,完全可以做到教学和教研“鱼与熊掌”兼得,二者相得益彰。中小学教师应该从教育教学中的“小问题”入手,通过教研工作的推动,努力让自己成为研究型教师。

通过教科研探索教育教学规律

中小学的教科研与高校或专业研究机构的科研不同,我们并不提倡教师做纯学术理论的研究。如果教师能一边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好,同时有时间、有兴趣对某个专业的学科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能攻克学科难关,取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实际上,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小学教师的第一要务是把课上好,把学生培养好。我们更希望教师能专注本职工作,聚焦课堂教学和开展与教书育人有关的教科研,并将教科研成果反馈教学,这样“教”“研”相生、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中小学的教科研工作应该紧密围绕教育成长、学生培养、学校管理等与学生成长发展有关的问题确定选题,围绕教学和育人中的“老大难”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现象确定选题,寻找破解之策,特别是要下功夫对尚未认识清楚的教育教学规律、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等重点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改进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在教学中,有的教师觉得某个知识点自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学生理解总是不到位,再讲一遍学生还是听不懂,但是有的教师三言两语一点拨,学生马上就学会了。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就是对规律的把握。这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的经验,还包括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规律,教师不仅要研究教材,还要研究教学对象,这样才能把教学和育人的全流程各个环节都设计好。

中小学教师做教科研重在反思

基于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进行反思,是中小学教师做教研工作的基础,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一个青年教师要想快速成长,就要多反思、多总结、多实践、多向其他优秀教师学习。

这里所说的反思,不是上完课后在脑子里过一遍,或者口头上跟其他教师交流一下得失,而应该付诸文字,字数多少不限,也不一定都要公开发表,但一定要把发现的问题说清楚,把实践探索的做法写明白,把改进和创新的思考写出来,通过不断的反思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一个不研究问题、不善反思的教师,只会不断地在原地打转,日复一日的教学只是量的积累,而得不到质的提升。可以说,做教科研工作是一项基本功。特别是对于新教师来说,要用研究的态度、科研的思维对待难以驾驭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中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教科研的过程,也是教师快速成长的过程。

学校应建立激励机制,培养研究型教师

清华附中鼓励教师做教科研工作。学校有一个口号:不做教书匠,要做研究型教师!研究型教师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能用研究的眼光去对待教育教学和学生发展,他们对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把握比一般教师更深入。一个只知道照本宣科的教师和一个善于研究、充满教育智慧的教师,哪一个更受学生欢迎,哪一个教学更有成效?答案不言而喻。

从学校层面来说,除了鼓励教师做教科研工作,更要关注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重大问题,结合国家在课程教学改革、中考高考改革、育人方式变革等方面的文件精神,基于学校的实力和特色,组织开展“大兵团作战”,即针对一些重大、重点问题设立课题,组织教师团队,抓住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集中团队的力量进行研究,寻找解决办法。

清华附中非常重视教师的教科研工作,学校层面建立了论文年会制度,每年以教研组为单位向教师征集教育教学论文并组织评审,以此鼓励教师以教科研指导教学。学校还设立专门的教育教学研究基金,用以支持校内教研团队建设、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与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课程理念下校本课程的建设、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本学年清华附中共计有14个校内课题申请开题,其中,“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践研究”“科普阅读与超级数学建模”“教学之王——学科综合活动模式探究”“经典名著阅读教学”等12个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的课题获得通过。

清华附中还鼓励、组织教师研究带有区域性或全国性特征的一些问题。比如专门设立课题,集体研究体育和美术人才培养方式及文化课要求问题,研究特殊人才全面培养与个性发展的匹配问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已经应用到“马约翰班”(体育)和美术创新班的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清华附中还组织团队研究开发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针对当前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以及实践经验。

有的学校可能不具备组织本校教师开展大课题研究的条件和力量,而实际上,中小学开展教科研工作,不一定局限于本校单打独斗,可以联合其他高水平学校、联合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专家教授协同开展研究,以提高学校的教科研水平,拓展视野,提升教育教学的境界。跨越围墙、跨越联合、大中小学协同研究,用“众筹”的思维实现“众创”,也是中小学推进教科研工作的途径之一。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

专栏



中小学教师如何做到『教』『研』相生

王殿军